

· 安徽名人故事丛书 ·

吴樾一生

张湘炳 著

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前 言

吴樾(1878—1905),安徽桐城人,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烈士。他生长在国家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的时代。为了挽救国家危亡,他从一个文弱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。在斗争的实践中,他认识到康有为、梁启超的保皇立宪主张的反动性,认识到只有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残暴统治,才可以救国家于危难之中。他以天下为己任,忘我地投入了反清革命活动。为了揭穿清王朝的伪立宪的骗局,唤起同胞的觉醒,他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以自制炸弹去炸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,结果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吴樾的牺牲,表现了一个革命党人的无私无畏的精神,表现了中华儿女为国为民敢于献出自己一切的英雄气概,

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。但是，吴樾希望以暗杀手段来达到革命目的，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。暗杀是一种个人冒险行为，它不会动摇反动统治的基础。革命必须通过政党来领导，通过群众的力量来实现。因此，对于吴樾主张的暗杀，我们要进行分析，它是历史进程的产物，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尚处在弱小时期的表现。这一点，希望广大读者在阅读时辨正。

张 湘 炳

1986年11月于合肥

目 录

一、异梦生霞.....	(1)
二、聪明勇敢的孩子.....	(8)
三、古灵庵苦读.....	(17)
四、拜师学剑.....	(26)
五、外出求学.....	(36)
六、北上保定.....	(48)
七、弃政入学.....	(60)
八、会晤志士.....	(72)
九、创办公学.....	(89)
十、建立组织.....	(108)
十一、试制炸弹.....	(134)
十二、芜湖访友.....	(155)
十三、东北奇遇.....	(167)
十四、血洒正阳门.....	(186)
十五、名芳青史.....	(209)

一、异梦生霞

事情得从1878年的夏天说起。

一天中午，烈日当空，一匹白色的骏马，在安庆通往桐城的大道上疾驰。马背上坐着一人，年纪四十多岁，高高的额头，浓黑的眉毛，炯炯有神的双眼，白里透红的脸面。尽管炎热的天气，已使他汗珠涔涔，但他还是不断地扬鞭催马，急驰飞奔。

这人名叫吴尔康，安徽桐城人，家住桐城县内的吴家老屋。他在浙江一个县里当巡检司的小官。前几日，得到家信，说他妻子陈氏要在近日临产，所以他向县衙告过假，骑上一匹善赶路的好马，穿过皖南山道，赶回家去照料临产的妻子。

大约下午三、四点钟，吴尔康已赶到了家。他一进家门，就听见妻子临产前的呻吟声。他来不及洗脸喝茶，就匆匆地走进妻子的卧室。

陈氏见吴尔康回来了，心里一阵高兴，疼痛好象也减轻了许多，笑着对他说：“你到底回来了，我还

担心你有公事走不开哩。”

吴尔康微笑着说：“添儿育女，这是我吴门的大喜事，我咋不回来。而且我在那里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吏，⁷³有什么脱不了身的。”

陈氏瞅着吴尔康的脸说：“这趟路把你赶苦了，看你风尘仆仆的，还是快去洗洗，吃些东西歇歇再说吧。”

吴尔康点点头，可是，他仍站在妻子的床前，关心地问：“怎么样，不会有事吧。”

陈氏苦笑笑说：“这小东西，在肚里踢跳了两天啦，就是不落地。”

吴尔康见妻子那神色略带紧张，便安慰她说：“放心吧，前三胎都挺顺利，这第四胎也不会有事，只要时辰一到，就会呱呱落地啦。”

陈氏安详地笑了，小声地问道：“你这次是要男还是要女？”

吴尔康憨厚地一笑：“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小子，这次倒想要个千金。”

陈氏听了，娇羞而温柔地点点头说：“但愿如此。”

这时，接生婆婆端着温水盆儿，盆子里放着接生用的剪刀，走进屋来，对吴尔康说：“老爷，请你到外屋休息吧，据我的经验，孩儿很快就要出生啦。”

吴尔康感谢地点了点头，走出卧室，梳洗过后，便端了把靠背竹椅，倚着门边坐下，凝视着门前巍峨的龙眠山。这时，天色已近傍晚，在渐渐朦胧的暮色中，几团乌云悠悠地转上龙眠山巅，一阵凉风习习吹过，顷刻洒下蒙蒙细雨。人们顿觉凉爽了许多。

吴尔康默默地望着骤然而来的凉风细雨，身心沉浸在家庭的温馨之中。吴家本是桐城的一个望族，虽然经过多年的风云变幻，但到他这一代，仍然有几十亩田地，数间市房，日子过得还好。吴尔康在青少年时，饱读诗书，曾立志要报效国家，但几次考场失意，伤感不已，只得托亲拜友，在浙江谋得一个县衙的巡检司小职。他满以为以此进入政界，逐渐施展自己的才华，就能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，谁知这几年来，朝廷日甚一日的腐败；外强对中国虎视眈眈；那些大小官吏，只知苟且偷安、争权夺利，哪管国家存亡、民族安危……这使得吴尔康有些心灰意懒，人虽在官吏行列，心早有退志。回到家中，看到贤慧温良的妻子和天真烂漫的三个孩子，心里顿生出一种天伦之乐。他想，这次要是妻子真能生个女儿，那就是儿女齐全，这个家也就更加幸福了。

吴尔康思着想着，心里甜蜜蜜的，神思也恍惚起来。猛然，一阵悦耳的鼓乐声，从龙眠山的云雨中飘送过来。吴尔康奇异地透过云雨，向那边望去，但见

在龙眠山巅，出现二、三十个人来，他们穿红着绿，吹着笙箫，敲打着锣鼓，簇拥着一乘绣花小轿，喜气洋洋地穿过微风细雨，向他家走来。不一会儿，花轿在门前停下，吴尔康觉得蹊跷，忙起身想问个究竟，未待开口，只见一个宽衣大袖的老妈妈上前向吴尔康作了个揖，乐滋滋地说：“吴老爷，恭喜，恭喜，我们给你送千金来了。”

老妈妈话音刚落，只见轿帘一掀，从轿里蹦蹦出一个小姑娘来。这小姑娘约摸五、六岁，但见她生得眉目清秀，玲珑乖巧，上身穿一件大红绸褂，下身着绿荷色软丝长裙，真是艳如含苞牡丹，娇似出水芙蓉。她一头扑进吴尔康的怀里，脆甜地叫了声“爹！”声音比那银铃还要悦耳。

吴尔康惊喜万状，忙用手抚抱那姑娘，不料双手刚刚触到那小姑娘的衣裙，只听“呼”地一声，小姑娘冲地而起，化成一团红光，直飞九霄云外，那红光霎时染红了漫天云雾，照得天地红光闪闪。

“啊呀！”吴尔康惊异地叫出声来，原来是他倚着竹椅做了个梦。他情不自禁地望望天空，但见云开雾散，夕阳含山，一道长虹，横跨在东边的天际，那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的色彩，交相辉映，给天地间增添了无限生机。

“嗯！”吴尔康暗自笑了，“根据这梦的兆头，

这回准是个女娃啦。”

他正甜美地想着，卧房里猛然传出婴儿落地的哭声，声音又细又脆，吴尔康点点头：“不会错了。”

正在这时，接生婆婆从卧房里走了出来，喜冲冲地对吴尔康说：“恭喜老爷，又添了一位麒麟公子。”

“公子？”吴尔康意外地站起身来，似乎不相信接生婆婆的话。

接生婆婆见了吴尔康那副神态，不禁觉得好笑，便诙谐地说：“是的，老爷，不会错，一个带尾巴的公子哥儿。”

“嗯。”吴尔康点点头，从口袋里掏出红纸喜包，赏给接生婆婆，便走进妻子的卧室。吴尔康蹑手蹑脚地走到床边，轻轻地去抱那孩子，想自己看个究竟。

陈氏正闭着眼养神，忽觉床上一动，睁开眼来，见是吴尔康正要抱那初生的婴儿，便说：“老爷，莫要动他，他刚出生，落地就哇哇哭了一大阵，才睡着。”

吴尔康憨厚地笑着问：“真是个男儿？”

陈氏难为情地一皱眉头，说道：“真的，老爷。我不争气，又给你生了个男儿。”

吴尔康见妻子自怨自艾的神色，忙安慰她说：“你别介意，这生男生女的事，哪是由你我定得了的。再说这世道，天灾人祸，兵荒马乱，生个男儿比生个女孩也少操心些。”

陈氏脸上露出笑意：“老爷这么说，我也宽心啦。”

吴尔康低下头，端详着孩子的那张小脸，觉得十分可爱，也不知是为了更好地安慰妻子还是为了安慰自己，他细声细气地说：“说不定这孩子长成人后，会大有出息哩。”

陈氏欣慰地笑了，说道：“是吗？你给他取个名字吧。”

吴尔康听了，点了点头，思忖片刻，笑着对妻子说：“就叫他梦霞吧。”

陈氏听了说道：“好是好，只是听来有些女儿气，艳丽了些。”

“你是说那个‘霞’字吧。”吴尔康说，“其实这‘霞’字未必就尽是女儿的妩媚，而没有男儿的英气。你看每天早晚的霞光，不只绚丽，而且热烈如火，照得天明地朗，不是也有男儿的气度，特别是那雨后的彩虹，由七色霞光织成，它横贯长空，气冲日月，象弓型的钢环，擎起苍茫的云天，是多么有气势，古往今来，有多少英雄志士都从它那儿吸取英气魄力哩。”

吴尔康又把刚才梦中的事向陈氏叙说了一遍。陈氏听后笑笑说：“老爷是思女儿过切，才有此梦。这梦霞名字挺好，我们把他男当女带。”

“嗯。”吴尔康点头称是。

“那么大号又叫啥好呢？”陈氏又问。

“就叫越吧。”吴尔康不假思索地说，“眼下我在越地为官，取这个大号，也算是个纪念。”

陈氏连连说好。夫妻二人看着这新生的婴儿，对他充满无限的期望。

从此以后，这个在异梦奇霞间出生的婴儿，名叫吴越，字梦霞，开始了他光辉的人生征程。



二、聪明勇敢的孩子

日月如梭，光阴荏苒，1885年的春天到来了。龙眼山显得热闹而充满生气。每天中午时分，都有一群牧童来到山坡上放牛戏耍。他们采野花，追蝴蝶，抓蚱蜢，捉迷藏，嬉笑逗闹，为龙眼山奏响了一支欢乐的春天交响曲。

一天晌午，又一群牧童赶牛上了山。他们照例把牛放在山坡上，任它们自由自在地啃着草儿，然后聚在一起，想着花样玩开了。他们有的藏猫猫，你追我赶；有的翻跟头，争多论少；有的竖蜻蜓，说长道短；有的猜谜语，分辨是非……

牧童们玩得正高兴，猛然间，在离他们不远的小树林里，响起一阵“嚯叽—嚯叽”的黄莺叫声，那声音清脆婉转，好似在召唤他们一般。

孩儿们停止了游戏，睁大眼瞅着那林子。

“嚯叽—嚯叽”的声音越来越响，响声还在原地。
“黄莺！”一个虎头虎脑的孩子，捡起一块石子，

朝林子里砸过去。可是，黄莺不仅没有飞逃，反而响起更加婉转的鸣叫声。

“是一只飞不动的小黄莺！我们去把它逮来！”那虎头虎脑的孩子说。

孩子们一阵纷乱，向那小林子冲去，谁都想逮住那只黄莺。但是，他们找来找去，连黄莺的影儿也没有。

孩子们正觉奇怪，忽然在他们背后的草丛中又响起几声黄莺的鸣叫。

“在那儿！在那儿！”那个虎头虎脑的孩子指着草丛说，“你们别乱嚷，等我去捉来。”

那虎头虎脑的孩子悄悄地向草丛爬过去，当他爬到草丛边时，猛然跃起身，扑向草丛。可是，他没有抓到什么黄莺，却扑到了一个孩子身上。

“述伯，你象老虎似的扑过来，是要吃我呀！”那孩子从草丛里站起身，笑嘻嘻地说。

“梦霞叔，是你！”那个虎头虎脑的孩子惊住了。

原来这个藏在草丛里的孩子，就是吴越。他已经七岁了，脸蛋长得象银盘般白净，眉毛细弯弯的，显得分外秀气，一双黑晶晶的大眼，水灵灵地闪着光，穿一身红褂绿裤，背后还拖着一条长长的发辫，乍一看，真象一个文静俊秀的小姑娘。

那虎头虎脑的小孩原来是吴越的同堂亲戚，名叫

吴述伯，论年岁，他比吴越大几岁，论辈分则要低一辈，所以他耍称吴越为叔叔。

“你怎么一个人躲在草丛里？”吴述伯问吴越，“我到处找你玩，也没见你。”

“他一定在捉黄莺。”其他孩子一齐叫道。

“对，把你捉到的那只黄莺给我们看看。”孩子们围着吴越说。

吴越对小伙伴们做了个鬼脸：“好，给你们看，注意，别让它跑啦。”说着，一只手在衣兜里掏了掏，然后向天空一扬，顿时，响起一阵黄莺飞逃的鸣叫。

孩子们齐眼向上看，可什么也没看见。

“糟啦，黄莺被你们吓跑啦！”吴越逗着伙伴们说。

“你做鬼，你做鬼。”几个孩子嚷嚷说，“声音是从你嘴里发出的。”

“你嘴里含的是什么？拿出来给我们看看。”吴述伯说。

吴越一张嘴，吐出一个竹叶做的口哨。接着他又把口哨丢进嘴里，学着各种鸟儿的鸣唱，有黄莺、杜鹃、画眉、鸚鵡……乐得孩子们一个个活蹦乱跳，争着要吴越给他们做竹叶口哨，学鸟唱歌。

吴越教小伙伴们吹了一气口哨，忽然眨巴眨巴眼说：“老玩这个没意思，换个样玩。”

“你说玩啥？”吴述伯抢着问。

“玩打仗！”吴越眼睛一亮地说。

孩子们听说玩打仗，一个个高兴得跳了起来，一下子把吴越围在中间：“我们跟你一边。”

“咋打法呢？”吴述伯问。

“把我们这儿的人分成两半，你带一队，我带一队，到山下那个荷塘里打水仗，哪一队的人翻了船，或者哭了，就算输。”吴越说。

“好！”吴述伯放开嗓门喊，“来，谁同我一队？”可是没一个应声，气得吴述伯一甩手说：“你们不愿跟我一队，仗也别打啦！”

吴越也心急啦，他转过身对小伙伴们说：“都跟我一边，就玩不成打仗啦。这样吧，我们摸阄，摸到跟我就跟我一边；摸到跟述伯，就跟述伯一边。”

吴述伯气得正要撅嘴，一听说摸阄分人，急忙表示赞同。吴越接着说：“我们用红白两种石子作阄。摸到红的跟我，摸到白的跟述伯。”

吴越捡了二十多粒数量相等的红、白石子，放在衣兜里，让小伙伴们轮流着摸，摸着红色的喜欢得直跳，口里还嚷嚷：“我与梦霞一边，我与梦霞一边。”摸到白色的气得直撅小嘴，咕咕哝哝的：“倒霉，跟述伯一边，准打败仗。”

吴述伯见自己一方士气低落，两手往腰上一叉，

跳到一块石头上，学着大人的腔调喊道：“弟兄们，今儿打水仗，谁也不准败，谁也不准哭。只准赢，不准输。违令者……”后面的话，他不知该怎么说，只好把手往空中一挥，省略掉了，说：“走，我们先上那些大船。”

吴述伯那神情，俨然象个稳操胜券的将军，逗得伙伴们都抿着嘴直笑。

吴越见吴述伯带着人马下了山，便也对自己的队伍说：“他们上大船，我们上小船，塘里水不深，谁也别害怕，谁也不要哭。”说罢，带着人马，向山下的荷塘冲去。双方“战士”所拿的“武器”，都是竹竿和木棍。

荷塘有两亩水面，水深约三尺，亭亭玉立着含苞红莲。荷叶的间隙处浮着菱叶。塘边有十来只采菱摘莲蓬用的椭圆形木盆，因未到采摘季节，闲着未用，孩子们便把它当作了“战船”。他们撑着木盆，在荷丛间穿行、冲刺，喊杀声响成一片。这时，在吴述伯的队伍里，有的翻了船，有的落了水，年龄小的孩子吓得直哭。吴述伯眼看要全军覆没，便气势汹汹地撑着“战船”，要找吴越见个高低。可是，吴越人灵盆小，隐蔽在荷丛中，他找了好一会，也没找到。吴述伯正气得噘起嘴，忽听后面一声喊：“招枪！”“唔”地一声，一根竹竿向他背后扫来。原来不知什么时候，吴

越已摸近他背后，同他突然袭击。慌得吴述伯急忙翻身闪躲。刚刚让开竹竿，几根木棍又同时戳向吴述伯的木盆，“战船”晃了两晃，只听扑通一声，吴述伯倒进了水塘里。这时，吴越的队伍里发出一片欢叫声：“我们胜啦，我们胜啦！”

吴述伯带领他的“残兵败将”，爬上岸来，个个浑身水淋淋的，象一只只水鸭子。他嘴里不服输地喊：“这场仗不算，塘里荷梗密，菱叶厚，你们小盆灵便，占了便宜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们用小盆，我们用大盆。”吴越说。

“不，我们不打水战了。”吴述伯知道这次胜败也不完全归于盆子的大小，便改口说道，“再打一次陆战定输赢。”

吴越听了，眨巴眨巴眼睛说：“好，这一次打骑马仗，你们快上马。”

吴述伯听说要他们上马，好生奇怪，这儿哪有马呀？吴越看了他那模样，用手指一指草地上啃草的牛说：“那不是‘战马’吗？”

吴述伯恍然大悟，原来吴越是要以牛代马，便呼唤着他的队伍，纷纷上了牛背。

吴述伯为了取得陆战的胜利，他牵了一头大黑牯。这牛体壮膘肥，蹄粗角长，性子很野，喜欢触人。平日里，孩子们见它都有怯意，叫它“黑老虎”。吴述